

如何看待何冰微博因后浪事件被网友爆破？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 2020-05-08 20:15

前情提要：

何冰老师出演的广告《后浪》的朗诵部分。《后浪》播出后，争议极大，不少人前往何冰老师的微博账号下宣泄。知乎也出现了对这一现象的讨论。

知乎的审核是很薛定谔的，为了让回答能够长久保存，我写得委婉了些。但即使这样，回答的评论区依然被关闭了。

以下为回答原文：

“醒醒，何老头家被水漫了”，张三边说着，边给树根下蹲着的李四来了一脚。

李四屁股吃疼，腾地窜了起来。看是张三，不好发作，揉着屁股斜着头：“咋咧，水又漫了？何老头人没事吧？”

“人没事”，声音从他俩背后飘来，他俩认得，是村长王叔，俩人赶忙转身迎上去。王叔站定，嘬着烟枪，说话拖着长音，“就是墙泡了，住不得人”。

张三弓着腰靠过去：“王叔，何老头平日里对咱好着呢，咱哥俩都记得。您受累就在这歇会，我和小李去帮何老头挪窝”。话说着，手里扯着李四就要开溜。

王叔哼了一声，两道白烟直直地从鼻孔里喷了出来：“帮啥？你俩崽子成天净知道打屁扯闲篇，大晌午的才爬起来，村里老少爷们早帮何老头收拾利索咯”。

说到一半，看着这俩小子来气，王叔挥着烟枪挨个指：“你爹妈办喜事的窗花是何老头剪的，你妹妹那顶头花是何老头裁的。人家半夜家被水漫了，盼着来些年轻的搭把手，你俩倒好，睡得那叫一个死嘿。别躲，你躲我还打！”

张三李四不好回嘴，梗着脖子闭着眼，额头上都挨了一记。李四左手揉着屁股，右手揉着头：“王叔，王叔，睡大发了。平日里要是醒着能听到锣声响，我第一个奔过去”。

张三也在头上揉着，揉到一半停住了：“不是王叔，何老头不是住山那头嘛，啥时候搬到河边住了，咱哥俩不知道呀。”

王叔低头压了压打散了的烟叶子，瞟了俩小子一眼：“哼，前些天县里在大坝上办礼，说是这老河道挖开了百来年，要热闹热闹。你俩崽子忘啦？”

张三嘴一咧：“没忘，村里还放了一天假，不用出工干活呐”。

“嘿，你小子不干活倒记得”，王叔说着又要打，想想心疼烟叶子，烟枪举到一半又慢慢缩了回来。

“大坝上挂的彩条花纸，都得何老头来操办”，哧一声，王叔又把烟枪点起来了，“人家专门在大坝下边住了一个月，紧赶慢赶，算是把活赶出来，给县里一个交代。哪曾想，水漫了，唉。”

张三李四瞅着王叔的烟枪收回去，算是松了口气。李四脸一垮，又凑上前：“王叔别气，咱哥俩刚醒，满肚子的尿。现在

就去河边，都尿里头，让这不长心的水漫咱何老头”。

张三一听，咳了一声，差点没憋住笑。

王叔眼一翻：“你不是崽子，你是祖宗！留着你的尿浇田去！河水够高了，能舀出一勺是一勺，你还给我往里加！”

说罢拿烟枪一指：“你俩崽子别再瞎眼晃悠，赶紧给我上大坝干活。水又高了，搬土去”。

“啊？”，两人嚎了一嗓子，李四苦着脸：“王叔，以后我俩晌午前一定起，您别折腾咱咧”。

“折腾？水不高你何老头的家能被泡咯？再赖赖唧唧的，你俩别搬土，直接下水去。”

张三李四不敢说话。搬土，身子是干的，下水干活，泡一天裆就烂了。王叔看这俩安静了，心里舒服不少：“别愣着了，小李你去拿担子，小张你把铲子紧一紧，别又把铲头给刨掉咯”。

两人应了一声。李四跑去后院找担子，张三蹲下来，摸起一块石头，一下一下砸着铲头。

砸了两下，张三低头闷着声：“王叔，老是把大坝往高了堆，不是个事。干脆挖个小口，让河水往下泄一泄，老河道不就是干这事的嘛哎哟疼！”

没等说完，王叔拿着烟枪在他头上连着啄了三下，张三额头上立马红了一片：“挖？你崽子这话让县里听到，十个裆也不够你烂的！我看你小子从来野，没想到野得没规矩了！明天就给我跪到祠堂里，掌嘴！一百下！”

“疼疼疼，王叔王叔，我错了错了，您别气，别气”，张三捂着头，又不敢起身，只好继续蹲着，挺着脑袋缩成一团，“就是想不明白，想问，就是问一问”。

王叔瞪着张三好一会，慢慢收回烟枪，回过神才发现烟叶子都掉光了，又是一阵心疼。想了一会，舍不得再掏烟叶子填上，只好横握着烟枪，干坐着。

就这么坐了一会，张三没说话，王叔自己开口了：“大坝另一面的老河道，再远一点，就是县里市集。那里都成了店铺和宅子，怎么会被水漫着啦？水把县里的地给漫了，那还得了啊？”

张三没抬头：“不漫县里的地，那也不能老是漫村里的地。年年水这么高下去，咱村迟早得回山里。”

王叔想发作，捏了捏烟杆忍住了：“你就知道嘟囔，你妹妹不就在县里读书么？你还能让水漫了她？你爹妈不也指着你进县里做工么？还能把将来寻吃食的地给漫咯？”

张三不言语，还是拿着石头一下一下砸着铲头。李四已经找着了两副担子，抱着从后院走了出来，见这一老一少安安静静的，也不好说话，就那么站着。

王叔站起身扫了两人一眼，脸色有点阴沉：“你俩这鸟样，也搬不了几斤土。别弄了，去村里喊些人，说水高了，来搬土”。

李四脸又是一垮，笑着应了一声，伸手就去拉张三。张三还是不言语，身子顺着李四的力站了起来。李四就这么拖拉着张三，蹦着往村口跑：

“水高咯！何老头家被水漫咯！老少爷们来搬土咯！”

王叔就这么站着，看着俩小子边跑边喊，不过只听得见李四的声音。大晌午的太阳正中央，王叔的脸上没有光，看不出什么表情。

等俩小子跑远了，王叔在胸兜里摸了摸，捏了撮烟叶子给烟枪填上。又拍了拍裤兜，掏出根火柴给烟枪点上。点上，抽了一大口，有些呛，咳嗽了几声。

回过头，不远处就是河，河边上泡着何老头临时的家。再远一点，是大坝，坝上飘着何老头赶出来的彩条花纸，风一吹，抖得特别好看。

王叔就这么看着，直到烟叶烧完，他都没有再抽一口。

